

# 屠呦呦与李廷钊：爱是一把最美的青蒿

屠呦呦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，也是我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。疟疾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数千年，全球每年死于该病的总人数高达数十万。屠呦呦殚精竭虑，研究出对抗疟疾的有效药物青蒿素，如今疟疾已在我国绝迹，屠呦呦功不可没，青蒿素功不可没！而屠呦呦成功的背后，离不开丈夫李廷钊的默默支持。两人在人生和科研的道路上携手共进，走过艰辛坎坷，最终收获成功与幸福。

## 谁共春光

1930年12月30日，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。父亲手捧《诗经》为她取名，小姑娘的哭声远没有前面四个哥哥响亮，他便取“呦呦鹿鸣”之意，给女儿取名屠呦呦。因为父母都是教师，尽管家里五个孩子中屠呦呦是唯一的女孩，还是节衣缩食将她送到学校念书。

在宁波效实中学念书时，一个草绿花红的春天，男女同学照例来到郊外踏青。“谁共春光管日华，朱朱粉粉野蒿花”，当同学们大多喜爱如云似锦的桃花时，屠呦呦却喜欢来到“朱朱粉粉”的野蒿花丛中，陶醉其中。这时，有一位男同学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。男同学名叫李廷钊，与屠呦呦同班，也和她同龄。看到她娟秀的脸庞，大方中不乏沉稳，李廷钊心想，她就是将来一辈子与自己“共春光”的人！冰雪聪明的屠呦呦当然能窥见他那情意盈盈的心思，不过，她觉得此时不能将大好时光抛掷在谈情说爱中。因此，两人将彼此的爱慕暂时放在心中，没有轻易触碰。

1951年，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药理学系。在大学里，屠呦呦心里装的只有学习，她一个人去图书馆，一个人去上自习，总是步履匆匆。1955年，屠呦呦毕业，被分配到国家卫生部（现国家卫生健康委

员会）中医研究院（今中国中医科学院）工作。

李廷钊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。毕业后，他去苏联留学，回国后，他竟然在自己姐姐家里碰到了屠呦呦，这份冥冥中注定的缘分让两人分外激动。

原来，屠呦呦这几年独自漂在北京，也会感到孤单。李廷钊的姐姐在北京工作，屠呦呦与她都是宁波老乡，两人时有来往。

“细蕊慢逐风，暖香闲破鼻。青帝固有心，时时动人意。”一天，李廷钊鼓起勇气对屠呦呦说：“我们都已老大不小了，该成一个家了！”终于，两颗渴慕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。1963年，他们踏上了婚姻的殿堂，此时两人都已33岁。

## 爱情分工

婚后，屠呦呦因不擅长做家务，买菜、洗衣、做饭之类的事都被丈夫包了。

另外，屠呦呦干工作认真负责，做其他事情却马马虎虎：东西找不到了，问李廷钊；吃什么饭，问李廷钊；家庭收支怎么安排，也问李廷钊。李廷钊事业家庭一肩挑，还跟妻子开玩笑：“这叫能者多劳，我乐意。”婚后，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女儿。

1967年1月，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研发任务，通过军民合作方式开发抗疟疾药物，提供给援越抗美前线的将士们。出于保密需要，任务代号为“523”。

“523任务”是全国性大协作的项目。时年39岁的屠呦呦因为已在血吸虫防治领域出了两项重大成果，被委以重任，担任课题组组长。她和同事们一起查询医书、拜访老中医，收集了大量民间药方，仅用3个月时间就整理出一套《疟疾单秘验方集》，涵盖方药640个，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青蒿素。

其间，屠呦呦无暇照顾家庭，

孩子们从穿衣吃饭到幼儿园接送，全靠丈夫一人。李廷钊对此毫无怨言。屠呦呦感激之余也很愧疚，李廷钊却幽默地说：“这叫爱情分工，你只管在外干好事业，家里的事我全包了！”

大量资料整理工作完成后，课题组到海南岛开展试验，但屡遭挫折，屠呦呦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。李廷钊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，马上回信给予百般安慰。

屠呦呦从海南回到北京时，恰好赶上李廷钊要下放学习。李廷钊要去的地方是疟疾高发区，屠呦呦很担心他，李廷钊却一本正经地对她说：“如果我真患上了疟疾，不是正好可以试验你的新药吗？”

屠呦呦的工作重点是研究青蒿。在以乙醚为溶剂得到青蒿提取物，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后，又经过191次在多种动物身上进行实验，屠呦呦等人揭开了青蒿抗疟的奥秘，于1972年3月在全国“523”办公室召开的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公布了这一历史性重大发现。那年，屠呦呦42岁。

接下来，需要进行抗疟人体试验。屠呦呦第一个报名参加，李廷钊却站了出来，要顶替她做第一个志愿者：“我愿意当你的小白鼠。”这是李廷钊送给妻子的最美情话。

在夫妻俩的感召下，屠呦呦的同事们纷纷在参加人体试验志愿书上签名。开始试验后，屠呦呦服用的剂量是其他人的两倍，她坚持说这样更便于自己观察研究。让人感到欣慰的是，青蒿提取物没有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。

试药一结束，屠呦呦便马不停蹄地再次跑到海南，在当地做起了临床试验。结果显示，青蒿提取物治疗疟疾有效率非常高。

1981年10月，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青蒿素会议上，屠呦呦作了题为《青蒿素的化学研究》的报告，青蒿素从此被世界认可。

## 默默支持

2015年10月5日，85岁的屠呦呦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该奖的科学家。2019年，英国广播公司发起“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物”票选活动，屠呦呦与爱因斯坦、居里夫人、图灵等一起成为候选人。

虽然名气越来越大，但屠呦呦在丈夫面前始终是个普通女性。在她心里，李廷钊不只是丈夫、孩子的爸爸，更是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的大才子。

在继续做好妻子“后勤部长”的同时，李廷钊也努力追赶屠呦呦的步伐，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长为教授级高工。后来李廷钊调入国家冶金工业部、钢铁研究总院工作，撰写出多篇有价值的论文，为我国的金属合成材料、金属冶炼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就是这样一位在事业上取得了不起成就的人，却心甘情愿做屠呦呦的“生活秘书”。平时李廷钊做饭，屠呦呦顶多打打下手洗洗碗。李廷钊却替妻子分辨道：“她年轻时不懂得照顾自己，也不愿请病假，现在一身老年病，腰痛、尿糖高，加上视力、听力都不好，我自然要多做点儿。”

如今，屠呦呦一般很少外出，多数时间在家里写作、读书。为了让妻子多出门走走，李廷钊没少做动员工作。2022年冬的一天，老两口一前一后出门，小区保安问李老去哪儿，李廷钊一笑说：“带老伴儿去旅游。”保安好奇：“去哪儿旅游啊？”老爷子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们居住小区的名字，屠呦呦听了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，他就是我的秘书。”对丈夫几十年如一日细心周到的照顾，屠呦呦总会笑着赞道。

来源：老年文汇报

# 王安石口不择言“气死”同僚

北宋神宗熙宁元年(1068年)，在今天的烟台市蓬莱区发生了一起比较“奇特”的刑事案件。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嫌自己老公韦大长得丑，半夜拿刀砍他。

当地县官很快将此案结案，以“弑夫罪”判处阿云死刑。随后上报审核。

登州知州许遵翻阅案卷时发现，阿云与被害人订婚时，她还在为母服丧，这在当时属于无效婚姻。所以，他认为阿云“弑夫罪”无从谈起，应按照普通谋杀案来对阿云定罪。随后，他把改判意见附在案卷后面上报。

没过多久，大理寺和刑部都同

意许遵的意见。不过，受害者韦大确实是“断一指”，他们便以“谋杀已伤”罪，判处阿云绞刑。

然而，许遵认为刑部和大理寺的判决不恰当。他认为阿云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，应该按照自首论。并且引用不久前神宗皇帝的敕书“谋杀已伤，按问欲举，自首，从谋杀减二等论”为依据，要求给阿云减刑。这道敕书是对王安石变法内容的说明。

许遵看似不经意的举动，正好是用变法派王安石刚推出的“新法”来否定欧阳修、司马光等保守派的“旧令”。

因此，许遵向神宗皇帝请求两制

以上的官员审议此事，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所谓“两制”，在当时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。宋神宗最终还是听从了许遵的意见，下诏：“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同议。”于是乎，变法派和守旧派的“头头”亲自下场开始“肉搏”，这件原来普通的案子也因此被后世称为“登州阿云案”。

正如预料之中的那样，此案王安石支持许遵，仍然引用神宗皇帝的敕书。而司马光则支持刑部和大理寺，他引用《宋刑统》中的规定：“于人有损伤，不在自首之例”。双方争论了一年多时间。

此时，王安石变法已经正式拉开帷幕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阿云案

的争议已变成变法派和守旧派在朝廷上的“话语权”之争。宋神宗为了尽快了结此案，最终下诏赦免阿云死罪，改为“编管”。

但是，参知政事唐介仍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他认为王安石的意见完全违背了当朝法律的本意，好几次当着神宗的面和王安石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，不可开交。王安石当然也不是好惹的，他指责凡是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减刑的大臣，都是朋党。

“朋党”是宋朝皇帝最为忌讳的一个词，王安石攻击唐介是朋党尤显激烈。唐介更是被气得“疽发于背”，没过几天就去世了。

来源：《山东工人报》